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

薛元明文库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ZHONGGUO SHUFA ZHIDU
LUN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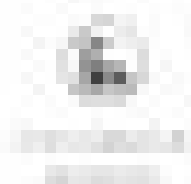
薛元明 著

Wang Yuechuan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

薛元明文库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ZHONGGUO SHUFA ZHIDU

LUNGANG

薛元明 著

Wang Yuechuan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 薛元明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4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
ISBN 978-7-5527-0119-7

I. ①中… II. ①薛… III. ①汉字—书法理论—中国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700 号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薛元明 著

责任编辑: 申晓君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21(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3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119-7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

中国彩陶艺术论

中国陶瓷美学

中国西部艺术论

中国文学原型论

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

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

原型批判与重释

中国色彩论

中国书法思想史

中国绘画精神体系

中国镜像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

责任编辑：申晓君

封面设计：马吉庆

新思绽蕾 理致吐芳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序

李庶民

薛元明以其所著《中国书法制度论纲》为中国书法制度研究的理论构建开疆奠基，新思绽蕾，理致吐芳，读之可喜、可贺。《论纲》视野所及多是现有书法论著及理论研究中尚未涉及到的范畴，其中既厘定了研究框架，又勾勒出了体系脉络，并确立了以艺术社会学描述为主的理论方法，为书法制度的研究启学术门钥。前人有言：“赖君子之有作，补化成之未全。”此其谓乎！

中国书法制度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书法团体与个体在一定的体制结构下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规范，是随着时代进程在遵守与突破的互动之间不断修订着的秩序。薛元明的《中国书法制度论纲》作为当代中国书法制度的探索性著作，以其学博识敏，剖微穷深，廓一己之诚明，破当代之疑迷，虽为创论，实乃定论。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凡六章二十余万字，主要以艺术社会学的视角，从当代书坛现状到书法本体的生态结构以及书法制度建设做了全面阐述，把准脉搏，切中要害，针砭时弊，建言献策。《论纲》以其惯有的行文风格，汪洋恣肆，纵横跌宕，率意吐辞，睿思明辨，在从容道来之中，发语幽默、隽永之处，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其中警策之言，直可作当代书坛警言录读之。

当代书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呈现着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论纲》以“战国时代”形容之，形象而生动。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书法艺术，“裂变”正是社会文化的折射，从而形成当代书坛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创作、环境与中介等多元诉求的现状与风气，而其极端功利化倾向则导致了“核心价

值观缺失”以及精神失落,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在这个过客和看客充斥的时代,思想被打入冷宫,文化失去重心,娱乐成为主导,心灵所缺太多,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而书法进入展览时代,使众多书家徘徊于欣喜与无奈之间,加之展览机制所存在的体制缺陷,遂使“艺术审美变成一种纯粹的观赏,进入了眼珠子乱转、脑袋不转的时代。”“心态改变是导致时下书风走向极端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功利化思想的影响。”若要改变时下书家对书法本体与本质的偏离,“必须还原书家生命激情体验,使书法创作成为个体生命的内在召唤。”

薛元明认为:“书法家不仅仅是书法家,才是真正的书法家”。

商品经济到来的迅猛之势与市场畸形发育,使艺术品迅速地进入到“文化消费”中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书法所面临的尴尬是如何在艺术与商品、创作与市场间找到互利双赢的平衡:“如果创作决定市场,水到渠成,无可非议。如果是市场决定创作,很多非书法的因素决定了市场价格,正常的市场秩序必然遭到破坏。”《论纲》第二章中以“书法市场之殇”命题,表现出的是一种忧患意识:“文化消费成为书法市场的死亡预兆,彻底从书法消费演变成消费书法。”这实质上是对真正的艺术市场的反动,因而极大影响了书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态度乃至创作过程:“书法变成笔墨游戏,致使书家人生的碎片化、游戏化。人的精神、情感和意念的专一,对于书法才会有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执著和虔诚。当个人以轻佻、随便的游戏态度来对待创作,加上群体之间的相互复制,变成了文化工业的生产复制流水线。”那么,如何应对这种主体精神的滑落和艺术风气的颓靡?《论纲》以艺术社会学与艺术心理学作为切入点来寻求答案,并借用被人们誉为“为思想而生活”的法国史学家,批评家丹纳“精神上的地质形态”这一艺术哲学范畴作了具体而深层的描述:浮在表层的流行风气——完全的历史时期的精神状态典型——“原始地层”的甲骨文、金文——记忆深处的原始刻画的人性层——以逐层递进的方式揭示书法艺术永久魅力的根基与本源所在。这在当今书法由“文化情怀”到“文化资本”滑坡的状态下,无疑树立了一块书家在艺术之旅行进中寻求书法艺术真谛的方向标。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第三章以“意义追寻”为关键词,其中有几段论述作为立论轴线值得注意:“历代经典见证了时间的刻度……时间无法停留,但时间可以纪录。经典就是对历史中某一瞬间的记忆。人的自然生命有限,通过经典作品获得精神生命,从而超越时空。”“当代的仅仅是当代,活在当代的才是历史,本质是当代书法和传统书法的分野。”这些话别出炉锤,发人警醒,

洞明道要，如接晤言。

面对当代书坛普遍存在的迷惘与盲目，《论纲》表现出了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而更多的则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责任担当。在对书法结构现状的分析中，薛元明认为：“只就书法谈书法，实际上是切断了书法与人生、社会的联系，势必陷于空洞。理解书法，应立足整个社会文化框架，并非单纯的书写行为……书法家不仅仅只有书法，最终才会有书法。”的确，书法艺术与历史、与时代、与社会、与书法主体不可分割，至于未来的书法从创作到制度建设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向与进程，《论纲》给出的回答是“回归文化本体”！

《中国书法制度论纲》第五章所论述的是本书核心结构：“书法是一种制度文化。如果存在的基础没有被全盘丧失，就不会动摇。传统哲学和方块汉字是书法的两大支柱，前者是内在精神，后者是物质载体。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哲学思想存在，汉字不会消亡，书法就会一直存在，可以具体细化成四类影响因素，一是汉文化，包括伦理道德、规章礼仪、民族性格等；二是皇权制度，与书法相关的如文字统一、科举、禁碑、文字狱等措施，不管正反皆促进书法的发展；三是自然经济，这种独有的经济形态，塑造了适合书法的氛围；四是技术工具，即笔墨纸砚，若更广一些，包括青铜铸造和印刷技术等。”对书法制度的改革及新的构建，《论纲》以向前看的乐观心态予以肯定：“书法需要等待时间的裁判，需要遗忘，遗忘是另一种记忆。”“所以时下所出现的各种功利化问题，不是退回前现代化，而是在更高的现代化时才能解决。”

《论纲》最为核心的立论与引人注目之点，当然是“书法制度”。当代书法大众身在制度之中都未必有对“制度”的明确认识，甚至会对“书法制度”这一概念颇感陌生。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指出：令人赞叹的希腊雕塑艺术是和“造成完美的身体的制度”两者形影不离的，而在六世纪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正是“因为舞蹈与运动两个科目那时已成为经常而完整的制度。”同样，诗歌、散文、音乐、舞蹈、体育等在某个时期的发展与兴盛，无不与其所关联的制度相关。《论纲》所提出的“书法制度”问题不仅仅是构建某种理论框架，更在于对书法制度的普遍理解与未来构建。就致思方式与构建原则来说，不外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而就具体制度来说，首务之急则是要改变当下普遍存在的认识与制度的双重不在场：“现实社会中的超越精神缺失，但是需要超越，而不是超脱，不是宗教的超越，而是内心的超越。”书法的长盛不衰，自有其内在规律，但其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中，更有人们习焉不察的书法制度存在。广义的书法制度，涉及了书法艺术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诸多方面：

“所谓现代性不是书法的现代性，而是有关书法制度的现代性。”这其中包括了协会制度、展览制度、市场制度、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甚至“风格制度”，而“目前的书法制度，不是过于宽泛模糊，形同虚设，就是局限于量化，削足适履。制度要产生作用，首先涉及如何确认权威和有效性。从个人习惯发展到群体习俗，再从习俗到惯例，最终稳定为制度，通过条款文本加以确认。”书法制度于今被理论家所关注，被理论所关注，从而站在了任重而道远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将以其实践为未来的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体制上的保证，并成为书法团体与个体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书法制度要由自在进入自觉，书家才能真正获得或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之境，书法才能摆脱伪书法泛滥的困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

“中国书法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合作秩序’。”薛元明如是说。
是为序。

2012年10月11日于榆次

目 录

李庶民 序 / 001

第一章 书坛裂变：“战国时代”的来临 / 001

- 一、不确定的时代 / 003
- 二、“主义”泛滥和“流派”纷谢 / 008
- 三、书家身份的分解与转换 / 017
- 四、从全球化、后现代到“东学西渐” / 025
- 五、我是马甲我怕谁？ / 032
- 六、一言难尽的展览 / 039
- 七、“书法标准”和“标准书法” / 048
- 八、“江湖书法”：群魔乱舞 / 055
- 九、光影中的书坛 / 060

第二章 消费书法：市场之殇 / 067

- 一、从“书法消费”到“消费书法” / 067
- 二、图式化的伤痕 / 073
- 三、书法的时尚化 / 082
- 四、培训凶猛 / 087
- 五、挪用与反抗——书法与金钱还是书家与金钱 / 094
- 六、书法的“肝硬化”和书家的“猝死症” / 102

七、从文化情怀到文化资本 / 107

八、大众文化潮流下的书法——“俗化”之弊 / 114

第三章 意义追寻：存在与超越 / 123

一、书法家面对时间的检验 / 123

二、坚持“私人空间” 回归自然书写 / 131

三、“当代的”和“活在当代的” / 135

四、书法的三十年、三百年、三千年 / 140

五、书法的一元性和书家的二元性 / 144

六、书法，活法 / 149

第四章 书法结构：神鬼世界、人情世界、功利世界 / 157

一、“三个世界”的划分 / 157

二、从个性到人性，从人性到神性 / 164

三、书学即人学 / 171

四、无情则无艺 / 174

五、单向度的书家 / 179

第五章 书家立场：回归文化本体 / 185

一、历史视野中的书法 / 185

二、生前展和身后展 / 189

三、文化时代，经典来临 / 193

第六章 书法制度：合力重置与包容再生 / 201

一、书法的自觉 / 201

二、书法模式和文化自觉的悖论 / 206

三、自由和秩序 / 210

四、“笔墨游戏”的合理度 / 216

五、“书法伦理” / 221

六、书法的多元同构 / 225

七、提出“书法制度”的现实因素分析 / 230

八、中国书法制度 / 240

九、书法的“未来” / 248

各自的朝圣路（代后记） / 255

第一章

书坛裂变：“战国时代”的来临

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历史巨涨落的时期。变革的目的在于打破封闭型的社会僵局，求得进步和发展，涨落的流向最终汇成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整个社会制度因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只是以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文化根基从未动摇，现实则不然，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①。虽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但又无法真正完成这一转型：从整体上来看，新旧社会结构的更替呈现出多层面的交错态势；从个体来看，经济关系走向独立，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势成必然。社会历史的骤然改变，致使文化本身也面临着剧变的现实。书法是一种“制度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默契，正是书法自身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所面对的一切现实，也正是传统文化所面对的现实。书法产生于农耕文明，适应于自然经济，尤其与科举制度有紧密联系——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但书法并未因此而停滞。书法不完全依赖科举制度，科举出现之前，科举废止之后，书法一如既往，生生不息。书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见证了无与伦比的包容性。然而，科举的确立和取缔，所带来的震荡不可避免。在每次改朝换代的礼制风俗更替中，都会面临近似的问题——文化断裂的危机，故而身居特定潮流中的每一代书家，必然要面对共同的使命，思考如何清理和超越。

书法可以记录时代，能够感受到历史文化所经受的沧桑。这一百年

① [清]《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光绪三十年印行）卷十九，第44页。

来的变革，无法展开描述，涉及层面之广之深之巨，罕有其匹，大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存废，小到衣食住行的革新，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就书法的发展脉络而言，清代碑学一时兴盛，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一如国病民弱之际，倡导变法，无法挽救国家衰亡的现实命运。“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碑学洪波渐远，与旧时代的逝去一样不可避免。大批书家如于右任、台静农等移居台岛。大陆整个社会经历彻底、全面地改造，书法面临着“旧学”退却的状况。旧学与新学不对称，消灭旧学而没有新学建立，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必定会处于一种“文化真空”的状态。尤其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书法处于冰点之下，仅能以刷标语和书写政治人物诗词的方式而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书法的包容性——一种内在的、灵活自我调节机制——就像在清“文字狱”时期，“馆阁体”肆虐而“碑学”兴起——无一不证明了书法超强生命力的存在。

时至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骤然开放，有了书协，有了展览，书家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随之就有了书法的短暂回暖。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整个书法市场被激活的同时，愈来愈多的书家陷于功利的怪圈，难以自拔，逐渐发展到极端功利化。展览虽延续了最初的形式，实际上逐渐蜕变成掠夺名利的手段和工具，暂时的利益目标实现了，内心却更加感觉迷茫失落。金钱具有无限的刺激性，能够带来暂时的确定性，最终仍是不确定性。原因在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各种艺术主张光怪陆离，像繁体字再度被提起，乃至“国学热”的流行，都不免有意识形态影响和人为炒作的原因。除此而外，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西学”强势进入，没有自身文化系统的过滤，生吞活剥，一方面是披着西方名词外衣的“现代派”“行为派”横行，另一方面假借书法之名的“笔墨游戏”泛滥，除了见证个人思想的混乱和迷茫，别无他用。这一切说明，必须重建自身的文化自信。在这之前，必须对整个现状加以梳理与分析。经过几十年的光阴，思维开拓，观念差别，利益分歧，立场殊异，致使书家有了各种不同的活法，故名之曰“战国时代”。书法到底能做什么？练书法又为了什么？太多的惆怅挥之不去，很多问题无法给出结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①。

①[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第一句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一、不确定的时代

身处如此现实的时代，书法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现象不确定，名词不确定，名家不确定，经典不确定，成功不确定，未来不确定。尤其当下以娱乐文化为主导，时尚与流行成了一时的主调，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在消失。不时有好事者一厢情愿地给出一些貌似确定的“结论”，非常急切地推选出几个大师，蠢蠢欲动、汹汹而出、自以为是，结果仍然不确定。近十几年来，昙花一现、浮浮沉沉，直至渐行渐远的所谓“书法大家”不在少数。

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书坛中表演的人很多，极少数人的命运会如同过节绽放的烟花，“呼——”的一声上了天，五彩缤纷、绚丽夺目，倏忽间熄灭落地。到最后真正的英雄只是极少数人，因为大师喜欢唱独角戏。孙过庭《书谱·书牒论》中早就说过：“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尽管暂时由于非书法的原因而享有盛誉，终不免死后跌落，直至湮灭。

经济学家费雪《利息理论》中有一个经典论断：“收入是一连串事件”。^①套用这句话来说，成为书法家也是一连串事件。书法艺术之路本身就不确定，甚至最初之所以选择书法也是不确定的。历代以来，每个朝代最终留下来的书家屈指可数，才能说超越了时代。当代练书法有几人能名利双收？况且名利双收未必就是最终的成功。真正做到德艺双馨、名至实归，绝非易事。一个时代的书法代表人物，不过数人甚至一人而已。

书法曾被批判，不能算作艺术。时至今日，定位依然不明。对待书法的态度往往狂热与厌倦交替出现。书法能带给我们什么？当书法成为每个人的最爱，整个国家是不是会因此而改变？如果对于书法没有一种切实的态度，虽然想传世，但以何传、如何传、有何传？既无可传之德，亦无可传之学。书法向通俗艺术靠拢，盲目追求新奇，妄图展示与众不同之处，甚至不惜舍弃书法本体。展览只是一味重视明亮的色彩和繁华的场面，但书法作品艺术真谛、艺术精神之存在却无法确认。书法的精神内涵变得空洞化，依靠肤浅、狂热、僵化的口号来维系表面上的

①[英]费雪 1930 年发表《利息理论》的开篇第一句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一致性，最多喊一喊“多留遗产，少留遗憾”的口号，实际上本身就已经很遗憾。

书法家不仅仅是书法家，才是真正的书法家。真正的大家令人敬仰，比如弘一法师，靠的是一种精神。书法无法改变现实社会，但有时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变得无限大。黄宾虹曾说：“姚惜抱之论诗文，必其人五十年后，方有真评。以一时之恩怨而毁誉随之者，实不足凭。至五十年后，私交泯灭，论古者莫不实事求是，无少回护。唯画亦然。其一时之名利不足喜者，此也。”^①现今的书家怕早没了这份自信。有时大话、套话虽然可以说，也不过是狂妄无知的口号而已，胸无点墨，轻薄虚浮，无法付诸实践行动。很多人普遍认为书家不需要思想，认为不过是“假大空”、伪深沉而已，不需要高尚，那是虚伪，戴着假面具。书家很难再在自己的天地中恪守一分寂寞，埋头耕耘，所期望的多半是在市场中把可能的一切能量释放出来，进行交换，只有眼前的利益才是确定的，身后那些都是不顾忌的。但很不幸的是，不确定的资本扩张让所有人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书法家缺少思想，丧失敬畏，没有信心，缺失理想，陷于哗众取宠、争名夺利的困境。

如今，书法的精神自由与散漫、随便之间没有界限，书坛一片乱糟糟，恶俗不堪、夸张变态的作品比比皆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吹捧满天飞，所谓的名家和经典并不一定。“名”是暂时的、流动的，是时名而非史名。评论名家的名家本身也不一定，评论的本质不过是廉价劳动力与免费吹鼓手之相苟合。对待历史缺乏真实、客观的态度，无法用历史的心态来看待问题。即便是“历史”，也可能会推倒重写。整体上来看，这是一个以否定为特征的时代，怀疑、责难、慌乱，成一时风气。不良现象的肆虐和蔓延，期望值的落差，对书法底线的讨论，文化本身的确定性遭到破坏。书家的着眼点并不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只是个人生存的切身利益。一旦现实目标无法实现，在现有失范的文化秩序中无法找到精神归属，势必因“利益陷阱”而失足。

那么如何确定一个书家的成就和地位呢？经典作品包容一切，应当是唯一标准。不过，现今一般所理解的标准多半是办展览、进协会，出几本作品集，专业报纸杂志上有了介绍，时常在电视中露个脸。书法“被”重视之后，人人都是书法家，人人也不是书法家。一方面，个性

①《滨虹画语》，
《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45页。

自由成为借口，标准只是个人标准，实际上已没有了标准；另一方面，很多书法是人为安排出来的，制定出所谓的艺术规定与方针，统一的尺寸、统一的风格、统一的模式。有标准和无标准归结到一点，即个人的现实利益，决定了何时有标准，何时无标准，有什么样的标准，何时掌握不用标准的借口。概而言之，标准是不确定的。

因为所谓的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和个人利益的现实性，使得书法如今看起来不具备“合法性”，说白了，对个人没有直接作用，最典型的就是无法直接解决就业问题。为避免不确定性而追求确定性，却导致更加不确定。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一是迎合心态，出现艺术培训狂潮，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无所事事，利用他人投机心理实现自己的市场效益目标。好比当别人正欲瞌睡之时，送上枕头，一拍即合，各种宏论或者高论，不过是一堆废话，结论是不确定的；二是“羊群效应”^①，一些人拼了老命建造一座座艺术馆，只会加剧内心膨胀，并不能从文化精神上来领略书法真谛，没有经典之作，任何炒作仍是不确定的。不但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

传统文化走向边缘化，被破坏至碎片状态，对个体强大的塑造力难以形成。在史无前例时期，文化被大规模打倒和清洗，传统受到强烈的质疑与批判，甚至弃之如敝屣。随之而来的，进入一个普遍追求经济利益的年代。在极力营造的商业环境中，演变出以经济纽带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经济昌盛未必是文化昌盛，有时反倒是“国家不幸诗人幸”^②。当然，也并不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绝对的政治或经济一元性，使得整个社会变成单一的利益纽带。市场经济把大量社会人员集结到同一个利益链当中。书法与金钱有一点是共通的，都具有不确定性。不过，个人一味沉湎于成名获利而不择手段，损害了文化的多元性，进而降低文化活力。以金钱的不确定性取代艺术的不确定性，改变了属于艺术范畴的评价标准。展览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竞技取代陶冶性灵、变化气质功能。带来最大伤害的即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最终成了招牌，目的只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书法成了工具，书法家成了书法秀，“江山代无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天。”^③一时间里有了书法人才断层之忧，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

①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即大众跟风，追随一时风，而自己不思考。

②[清]赵翼《论诗绝句》，《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瓯北集》卷三十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12页。

③[清]赵翼《论诗》原句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同上，卷二十八，第630页。